

时代心曲

红色民宿耸山湖

□灵魂鸟

一 万山湖是洛阳的海，海的一半流着黄河，黄河的一段流经新安。

冬日。环湖而行，经石泉，绕石寺，过石山，至石井，收集眼底好风景，最是长河落日圆。

来到龙山半岛观景台时，晚霞正艳，黄河融为点睛之墨。岸上下，光环飞旋，转出两颗太阳：一颗像赤胆，一颗似丹心；一颗留守山地，一颗游弋湖海；一颗将隐居黑夜，一颗欲奔赴黎明。

透过晶莹的波纹，举目远眺，似乎已看见明天的日出比今天的落日更灿烂，更绚丽。于是，留宿万山湖畔，成为等待欣赏另一面风景的理由。

正陶醉，蓦然一行白鹭从芦苇荡飞起，闪电般划过眼前，湖中顷刻孵出个粉皮月亮。身后，阵阵雁声掠过。夜，戛然而至。

二 龙山半岛，也叫龙山湿地公园。山上无人家，山下是神仙湾。

月走堤不动，风移灯作星。沿岸村舍，倒映水中，若时光码头，拴着河，拉着海，背着山湖。

一座蓝瓦房偎着一座红瓦房，像退役的战船，搁浅沙屿。隔桥看去，房前古柳，虬枝旁逸，明灯高悬，似在候谁。

听到汽笛，主人出来招呼，那热情，给人归至如家的感觉。

两座房，一个大门。门楣牌匾，手书工整；阶上红旗，迎风招展。

院子很大，石墙不高，外围竹篱密密环合，内侧标语字字斑驳。

井台是院中心。“井”字石径间，有轱辘，若岁月卷起的数轴。石径边空地上，石碾为桌，石碾为凳，如历史镌刻的印章。

蓝瓦房较矮小，是食堂。主人端上一锅玉米糝红薯粥，一瓷盆炖鲤鱼野烩菜，一竹篮石磨面花卷馍，放上八仙桌，然后取来两个陶瓷黑碗盛饭，说是八路军留下的，解放军也用过。

这是多大的荣幸啊！思索中，走进五六人，看样子已约好。

三

饭罢，主人引领，到红瓦房休息。客房内，屋中套屋，廊道左右，各四个单间，隔壁内外，图文并茂，全是英雄事迹展面。

阅览中，许多英雄似曾相识，前年编纂《红星耀新安》，收录过。其中，有五位，属附近人。问主人，得知此处原叫许庄，村子已淹没。这两座房，因地势偏高，是唯一留下的建筑。

许庄在石井、潭上和槐林、拴马之间，是片红色热土。抗战时期，豫西抗日游击支队、八路军三五九旅二三支队，于此会合，打开南下通途。解放战争时期，陈谢兵团强渡黄河后，在此鏖战，挺进豫西。而红瓦房，起着重要军事作用。

红瓦房本是蓝瓦房，新中国成立后，分给了烈属家属居住，至小浪底库区移民搬迁，闲置下来。近年，发展黄河文旅，镇上依托资源，打造红色民宿，助力乡村振兴。这是其一。

四

窗户是房子的眼。夜深沉下来，倚窗俯瞰，山湖浓缩成一面清冷的镜子。不甘寂寞的月亮，一次次游向岸边，把窗内的灯光一丝丝抽出去，拧成火绳，借风一吹，又散作群星，陪伴着自己，也陪伴着山村。

这是一轮经过硝烟的月亮，脸庞留着黄河的波痕，眉宇刻着石井的乡愁。

这一夜漫长，长的是无尽的怀念；这一夜短暂，短的是道不完的恩情。

睡时迟，醒来快。月未落，日又出。走出客房，已见群山仿佛热血沸腾的将士，从历史中凯旋，在朝霞里歌舞。

万山湖日出的脚步比日落要快，但升起多高，也离不开水面、离不开山川，就像红色精神永远照在人民心中。

漫步神仙湾，回首仰望红瓦房，像位英雄，屹立万山湖，讲述着革命故事，传承着红色基因。

石井是革命老区，有近百英烈。军爱民，民拥军，正如山水相依，日月同辉，永不褪色。

心香一瓣

与一只海鸟的邂逅

□郭建龙

不知道，你叫什么名字。但是，你这美丽可爱，甚至有点狡猾的小精灵，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多年过去了，恍若昨日，莫非你是《聊斋》里的乌仙吗？

那个清晨，六点多一点儿吧，北海之滨，静穆安详。我踩着湿润的沙，开始了疾速的亲水行走。晨走，是我坚持十多年的早课，不敢有丝毫的懈怠。沙滩松软，一踩一个坑儿，走着实在有点费劲，没多久，已经浑身燥热，略有汗意了。但是，我抬眼望去，一望无际的大海，安静地匍匐在脚下，显得异常温柔驯顺，心里感到十分惬意。而且，纯净的空气，大可张口畅快地呼吸。更难得的是，几乎看不到一个人，广阔的沙滩为我独有，似乎我此时此刻成了主宰者。哦，感谢天地之恩，让我拥有这般美丽宽阔的沙滩。这与昨天白天的景象，真是大相径庭。那乌泱泱一大片的人，吵吵嚷嚷，呼朋唤友，竟相往海里走，像大锅里下饺子似的，野蛮地剥夺了大海的宁静和美好，那一会儿，我心烦意乱，急欲归去。

这会儿的大海，实在让人喜欢得不得了。无人惊扰，风平浪静，从容大度，由不得你幻想着一辈子享受她静谧无言的陪伴和爱抚。

再往前走，接近海岸，倏然，看见了你——一只小巧可爱的海鸟儿，两腿细长，身材苗条，亭亭玉立，悠然自得，轻盈无比地行走在沙滩上。那黑白灰相间的颜色，低调朴素，文静淑雅，时不时低下头儿，轻轻地啄食，专注异常。

刹那间，我心怦怦直跳，哦，你这美丽的生灵，纯洁的天使，独行的隐者，可爱的朋友！我放慢脚步，一点儿一点儿向你靠近，生怕惊扰你。我拿出手机，想定格此刻。照了一张，再往前走，又照了一张。好想离得更近些，给你来一张大大的特写。再靠近，还有一丈来远，你似乎有所察觉，缓缓地向我浅水边儿挪动了两步。那么小的脚爪儿，那么小的步子，仪态万千，摇曳多姿。我赶紧停下脚步，你也马上停下，稍顷，又折返回，向沙滩边儿上走来。好嘛，看你舒缓了神经，放松了警惕，我继续向前，蹑手蹑脚，想看得更清晰些，最好纤毫毕现。但是，再次引起了你的警觉，你掉转身，又往水边儿走了两步。如此这般，我进你退，你进我退，反反复复，像捉迷藏一样，考验着你我的耐心，大概持续了十多分钟吧。你进退自如，不急不躁，不像别的鸟儿，一有风吹草动，就一下子展翅飞走，了无影踪。也不像有的鸟儿，吓得昏了头，一个猛子扎进水里，远远遁去。

这个世界多么不可理喻，但缘分又是多么奇妙呀。你我本非同类，遵循大自然的规律，我们应该各自自生自灭。终其一生，你不知我曾经来过世上，我也不知世上曾经有个你。然而，此刻，造物偏偏将你我拿捏在这一片小小天地，还让我徒然地想靠近你，亲近你，并且，生出许多惆怅，许多不舍。唉，如果不曾相见，那是不是更好啊！如今，看起来不可能如愿以偿，做朋友有缘无分了，真令人心里不是滋味儿。你这小小的海鸟儿，哪里是走在沙滩上，那一爪儿一爪儿，分明是踩在我的心坎儿上啊。

没时间耗了，我得赶紧回去了。“大部队”要行动了。算了，我还是放弃你吧，立即撤退。虽然不甘心，但也没办法啊。因为，我怎么能自私自利，不计后果，硬生生地打扰你，打破你的安宁，扰乱你的觅食或小憩呢？又如何能够心安呢？也许对你而言，我只是个莽撞的不速之客，我这么复杂的百转千回的心情，又与你何干呢？

拜拜了！我一步三回首，看着你越来越远，直到完全看不见。

别了，我的小小海鸟儿。
别了，世界上最美丽的鸟儿。
别了，我的朋友。

时令走笔

迎春花开

□王军霞

一个天气微凉的日子，我和朋友相约一起进山寻找春的足迹。

经历了一场严寒考验的大山依然满目荒凉，枯黄的败草，光秃的树枝，清冷的石块，仿佛在向人们诉说着冬的冷酷。和朋友走在崎岖不平的山间小路上，心情也不免颓废起来——我们满怀期待的春在哪里呢？

忽然，路边枯黄的败草中露出了一抹绿意。我蹲下身，小心翼翼地拨开枯草，那抹绿色清晰地出现在我的眼前，小小的嫩芽生机勃勃，昂首挺胸，宛如刚睡醒的稚子，打着哈欠，欣欣然张开了眼，惊喜地巡视着这个全新的世界。

继续前行，不远处乱石缝间忽有点点黄色映入眼帘。我疑惑着走近细看：朵朵鹅黄色的小花儿盛开于碧绿的枝条间，椭圆形小小的花瓣，深黄色的花蕊，像孩童吹响的一喇叭……哦，这不是迎春花吗？我兴奋着，心情在一瞬间豁然开朗！

一阵微风吹过，迎春花舒展着自己窈窕的身姿，如一位娇羞的少女在美妙的乐曲中翩翩起舞。时而上，时而下，时而左，时而右；碧绿的枝条，鹅黄的小花，驭风而行，款款摇曳，在满目萧条的山石间显得格外美丽养眼。

迎春花没有牡丹之富贵，没有玫瑰之艳丽，没有梅花之清雅，便是那么简简单单的，不挑地势，不挑土壤，随随便便的一片土，几许雨露，就可以生根发芽，长叶开花；山间石缝，峭壁悬崖，无一不是它的栖身之地，即便是寂寞地长在路边，依然向世人绽放着它小小的美丽，以淡然勤奋的姿态引来春色。

迎春花开，绽放的不仅仅是一种美丽，它还是春天的信使，用它灿烂的笑脸和优美的舞姿在山间、在崖畔、在原野昭告天下，春天来了！小草偷偷从土里探出了头，春雨无声滑入了暗夜，桃花、杏花、梨花纷纷开了……

上春山

金枝玉叶摄

本版联系方式:65233685 电子邮箱:lydaily618@163.com 选稿基地:洛阳网·河洛文苑 选图基地:洛阳网·摄影天地

乡村新貌

张花岭上笑声扬

□李弯弯

起伏起伏，一望无际的山岭上铺满了皑皑白雪，在阳光照耀下，满山闪着亮光。小舅站在亮光中笑着问道：“你们说咱张花岭村美不美？”

看着小舅发在家庭群里的视频，我的思绪一下子回到了过去。

张花岭，听名就不难猜出是需要翻山越岭才能到达的地方。是的，张花岭是嵩县九店乡的一个小山村，从伊川县酒后镇的山脚下沿着崎岖不平的山路往里走，起码要一个小时才能在一道冷清的山岭边，看见藏在那儿的一个垒石成房的小山村。

村里非常缺水，人畜吃水需要翻过一座山去挑，庄稼只能靠天收。而且，山上石头多，土壤薄，庄稼产量极低。吃喝困难，山路难行，于是，很多人都想往山下去，女孩子以嫁到山下为荣，而男孩子有机会情愿“倒插门”也想下山去。村里剩下的人越来越少，特别是能干的年轻人，每到晚上，空荡荡的村落里，山风呜咽，似乎在为一个即将没落的村庄悲伤。

我的其他三个舅舅都下山安家了，只有小舅还在村里住，但迫于生计，他也常年外出打工不沾家。

不记得从何时开始，常年外出打工的小舅回家后便再也没有外出。而且，之后有更多的人返回村中创业。几年间，即将没落的小山村竟重新焕发出了生机。当年坑坑洼洼的崎岖山路，变成了可容两车并行的柏油路。村中挖了几百米的深井，自来水直接通向各家各户。老村的旁边，更是建起了一排排别墅。

离张花岭村不远的石场村是嵩县出了名的石头部落，每逢节假日，前来

石头部落游玩的人成群结队，浩浩荡荡的车队在村子附近绵延十余里。石头部落与张花岭村相连，崭新美丽的张花岭村，便成了游客们落脚休息的首选之地。

虽然张花岭村人的生活早已今非昔比，但我们仍担心独居的小舅，毕竟他已年近六旬。家人多次劝他下山居住，却都被他拒绝了：“岭上空气好景致好，我天天没事了剪剪皂角刺，到处转转看看，还能顺便挖点草药，对身体好着呢！”说起当下的好日子，小舅没完没了，不是说东邻家儿子娶了城里的姑娘，就是说西邻家买了一辆小轿车，末了还不忘再来一句：“这都是党的政策好呀！”

大雪融化后，我们上山去看望小舅。在小舅家里，爱人好奇地打开了角落里通往后院的扇门，进去后他惊喜地发现后院竟是“后花园”。走出后院不远便是一处高冈，立于高冈可看见对面山岭，以及远远近近转动着风力发电的“大风车”。虽是寒冬，但美丽的景致仍让人心旷神怡。

“住在这么安静的地方，简直跟仙境一般，要是工作不忙，我真想在这儿住下来！”爱人感慨的话让我一下子理解了小舅的坚持，也难怪雪后他拍出那样的视频向大家美不美了。

吃过午饭走出家门，我看到通往石头部落的道路上已停满了小车，一群群游客三五成群地往前走。他们一边走一边拍照一边和路边的乡亲们说笑，那悦耳的笑声在山村回荡，也让我感慨万千。有乡村振兴好政策支持，有张花岭人勤劳能干的努力，张花岭村上的笑声，一定会越来越响亮。

人物素描

小小的大妗子

□宁妍妍

大妗子刚过门时，大舅还好胳膊好腿的。没几年，大舅就不会正常走路了。迎面走来的人群里，不用细瞅，撇着肚子，脸朝天，一步一踉跄的，必定是大舅。

去看医生了，瞧不好，外婆说，可能和大舅十三岁那年独自拉着架子车，翻到沟里，车砸住腰有关。

地里的活儿干不成了，大舅只能帮大妗子剥个花生，玉米啥的。好歹当时有外爷外婆帮忙，可不幸的是，没几年，外爷就因病去世。随后，外婆也患脑出血躺在了床上。此时的大舅，已不能走路……

两个半大小子，围墙都塌了的几间土坯房，两个病人，是大妗子的全部家当！

听我妈讲，当时，大妗子抹了一把泪说：“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，他只要还有一口气，我就伺候他一辈子。”

此后的大妗子白天下地，晚上打零工，家里有缝纫机，去附近工厂取一些半成品回来，没日没夜地加工……

我妈伺候外婆时塞钱给大妗子，但大妗子不要，说：“我有胳膊有腿，肩能挑，手能抬，不用接济！”

大妗子操持完地里，操持家里，供俩孩子上学，给大舅擦洗身体、按摩肌肉、活动关节、擦屎倒尿、端水送饭……自始至终没有一句怨言。大舅看着日渐消瘦的大妗子，心疼自责不已，不想拖累大妗子，一门心思寻死……

俩孩子哭着叫爸，才打消了大舅想死的念头。

安稳了没几天，大舅对大妗子说：“你带着俩孩子走吧！”“我去哪儿？你是我男人，你叫我去哪儿？以后再说这瞎话，拿针给你嘴缝住。”大妗子说完就笑，笑着笑着眼泪啪嗒往下掉……

无法想象，大妗子是怎么熬过来的。

面对一大片一大片该收割的庄稼时；大雨来临，慌着去麦场盖粮食时；屋顶漏雨，拿盆接时；大舅疼得咬牙咬牙直叫时；俩孩子又该交学费时……大妗子是怎么过来的？

听大舅家邻居说大妗子好强，不到万不得已，从不开口让人帮忙，即便街坊主动来搭把手，也总被大妗子劝走。有人可怜她命苦，大妗子说：“我有男人，有孩子，地里有庄稼，圈里有猪……苦啥苦？破房子烂衣裳咋了？只要肯干，日子总能过好……”

事实证明，大妗子一言九鼎。俩表弟准备寻媳妇时，大妗子拿出了积攒多年的血汗钱，盖起了新房。

几年后，俩儿媳娶到了家，并先后生下了三个孙子。

大妗子边带孩子边照顾大舅，还让本想待在家里替她减轻负担的俩孩子和俩儿媳出去打工。

如今，表弟家最小的孩子已上了小学，大舅已在床上躺了三十多年，被大妗子照顾了三十多年，大妗子也从当年水嫩的小媳妇变成了六十多岁的干瘦老太婆……

前段时间，去看望大舅大妗子，刚进家门，就看到白花花的新房子，原来是刚粉刷过。屋里堆着山一样的东西，还没等我开口，大舅就说：“这是你大妗子刚去厂里取的活儿，小孩子衣裳的半成品，加工一件两块钱。”还说大妗子不在家，去坡上干活了。

安顿好大舅，出门走了二十来分钟，看到沟坡上有人影在晃动。想必是我那身高一米五，体重八十来斤，常常把“气力是奴才，不使不出来”挂在嘴边的大妗子。走近一看，果然。

她顶着花白的头发，弯着瘦小的身躯，在冷风中卖力地挥舞着锄头……